

丰子恺 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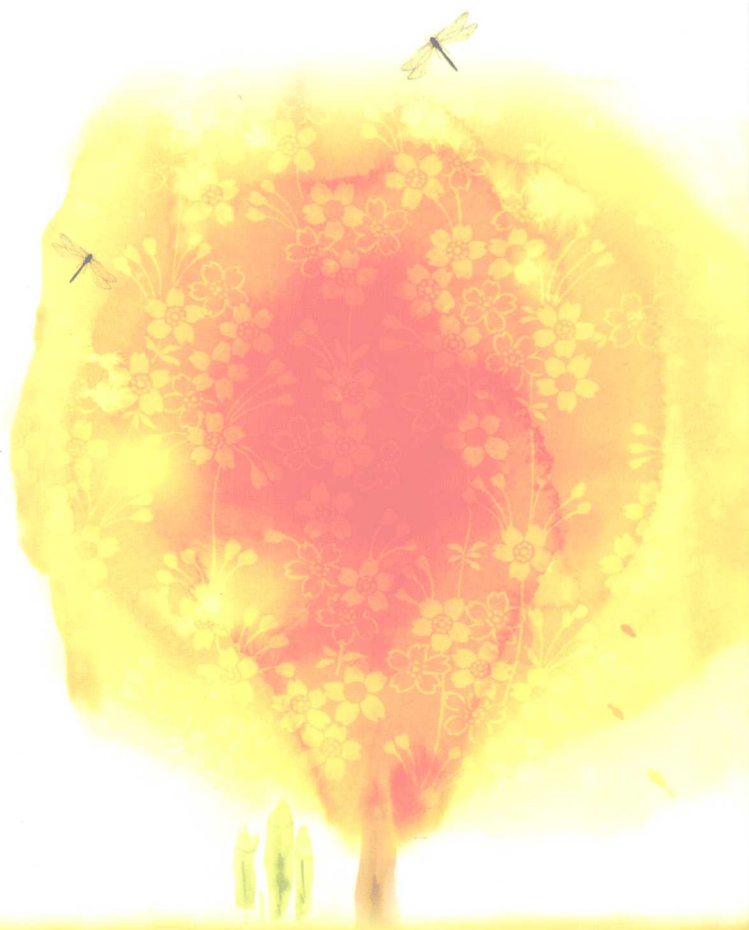


爱的教育

AI DE JIAOYU

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

[意] 亚米契斯 著 田雅青 译



北京文艺出版社

爱的教育



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

〔意〕亚米契斯 著 田雅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教育/(意)亚米契斯著;田雅青译.—3版.—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78-3167-3

I. 爱… II. ①亚…②田… III. 儿童文学—日记体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8117号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 著

田雅青 译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www.bywy.com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125 字数:226千字

2009年2月第3版 2009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67-3

定价:20.00元

出版说明

1846年，一个伟大的作家诞生于意大利里古利亚地区一个名叫奥奈季亚的小村镇，他就是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1886年，一部伟大的日记体小说《爱的教育》（原名Cuore，英文为Heart）问世，它的作者，就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1904年，《爱的教育》已经成为印刷三百多版的畅销书，许多国家均有译本。

1923年，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夏丏尊先生流着泪读完并译完了这部小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

1926年，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为这部小说设计封面并插图，由开明书店首次出版该书的单行本。

五十四年后的1980年，为了更加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田雅青女士根据英译本重译此书，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5年，2003年，2009年，田雅青女士应邀三次重新修订此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向全国少年儿童、老中青三代读者，特别是为人师者、为父母者真诚奉献。

本书收录原著者亚米契斯像、夏丏尊先生于1924年所作《译者序言》、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先生于1926年所作《校毕赘言》、丰子恺先生为1926年版《爱的教育》所设计的封面并十幅

插图、叶君健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于1980年为该书所作的序和跋、王清华女士应邀为本书撰写的回忆文章《我和〈爱的教育〉》，并译者田雅青女士1980年所作的“译后记”、1995年所作的“再版随感”和2009年所作的“三版记言”。由此，该书可称为目今国内最完整的一个版本。

感谢以上提到的各位作家和他们的亲属，本书所收录的内容均得到了他们的首肯，他们的热心和爱心使人感佩。

《爱的教育》一书原名“心”（Cuore），就是“爱心”。善良、平等、友爱、互助、热爱祖国、为正义献身就是本书的精髓。

小说通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充满爱心、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对孩子关怀备至、拳拳之心的父母，清纯善良、活泼可爱、见义勇为、心灵高尚的小学生，以及永生难忘的小学校园生活。

爱国之情，师生之情，母子之情，同学朋友之情……这是一个情的世界，这是一个爱的世界，这是一个善的世界，这是一个真的世界。由此，这又是一个美的世界。

愿世界充满爱。

愿《爱的教育》启开你爱的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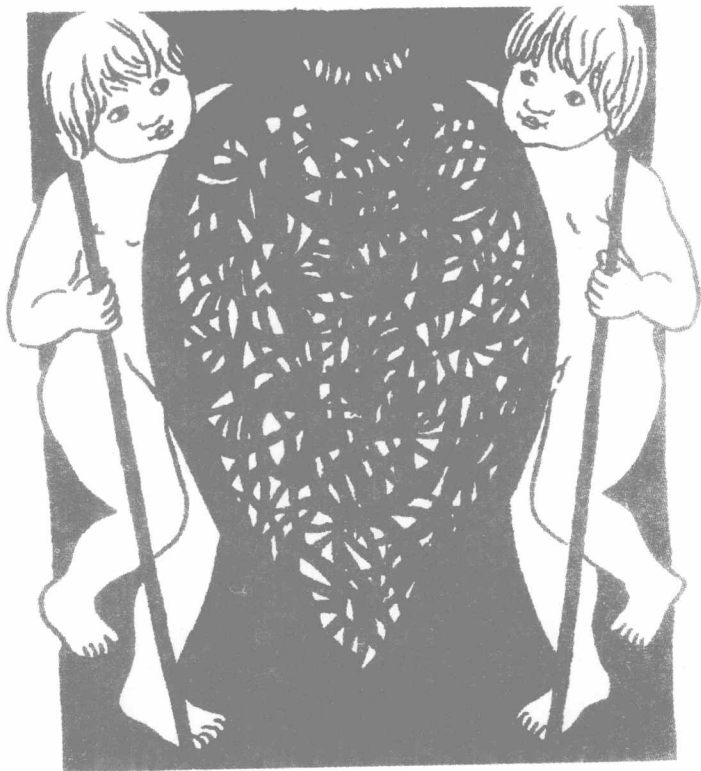
编者

2009年3月



[意]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1846-1908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封面

丰子恺作

译者序言

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尔》、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庭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

这书一般被认为有名的儿童读物，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终逃不了一个空虚。

因了这种种，早想把这书翻译。多忙的结果，延至去年夏季，

正想鼓兴开译，不幸我唯一的妹因产难亡了。于是心灰意懒地就仍然延搁起来。既而，心念一转，发了为纪念亡妹而译这书的决心，这才偷闲执笔。在《东方杂志》连载，中途因忙和病，又中断了几次。等全稿告成，已在亡妹周忌后了。

这书原名“考莱”(Cuore)，在意大利原语是“心”的意思，原书在一九〇四年已三百版，各国大概都有译本，书名却不一致。我所有的是日译本和英译本，英译本虽仍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记”几字，日译本改称《爱的学校》(日译本曾见两种，一种名《真心》，忘其译者，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译，名《爱的学校》的)。如用“考莱”原名，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一个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记”，似不及《爱的学校》来得简单。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爱的教育》。这书原是描写情育的，原想用《感情教育》作书名，后来恐与法国佛罗贝尔的小说《感情教育》混同，就弃置了。

译文虽曾对照日、英二种译本，勉求忠实，但以儿童读物而论，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可是遗憾得很，在我现在实已无此功夫和能力，此次重排为单行本时，除草草重读一过，把初刷误植随处改正外，只好静待读者批评了。

《东方杂志》记者胡愈之君，关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与不少的助力；邻人刘薰字君，朱佩弦君，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每期稿成即来阅读，为尽校正之劳；封面及插画，是邻人丰子恺君的手笔。都足使我不忘。

十三年十月一日丐尊记于白马湖平屋

校毕赘言

从前的古文批评家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下泪者，非忠臣也；读李密《陈情表》而不下泪者，非孝子也。”这话虽然迂腐，但也未尝没有一部分真理。因为忠臣孝子，无一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倘使读了像《出师表》、《陈情表》那样刺戟感情的文字不会下泪，他的感情必是十分麻木，当然难以成为忠臣孝子的。

夏先生说曾把这书流了泪三日夜读毕，翻译的时候也常常流泪，我知道这话是十分真确的。就是我在校对的时候，也流了不少次的泪；像夏先生这样感情丰富的人，他所流的泪当然要比我多。他说他的流泪是为了惭愧自己为父为师的态度。然而凡是和夏先生相接，受到夏先生的教育的人，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受他的感动，而他自己还总觉得惭愧；像我这样不及夏先生的人，读了这书又该惭愧到什么地步呢。

我虽然已经做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并且当过几年中小学的教师，读了这书，真觉得自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为父为师的资格。不但这样，我现在还做着父亲母亲的儿子，并且受过多年祖父母的宠爱，如果和书中意大利的孩子一比，自己直和蝼蚁一般的渺小了。我现在已快近四十岁了，做儿子的日子已经有限，要想从新学意大利的孩子们，光阴已经不容许我了。想到这里，我只有痛哭。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早一点到一般为子弟为父师者的面前，给他们能够像夏先生的多流一点泪。但流泪还是无用的，直要到他们自己觉得可以不必再流泪的时候，那才可以算得真能够读这本书的人；而介绍这书的夏先生，那时便可以流欢喜之泪了。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章锡琛

代 序

这本书的名字，原叫做“心”（Cuore）。“心”这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一个生理器官，我们的血液就在那里不断进行循环；一是作为感情的发源地，我们的喜怒哀乐，根据传统的理解，就是从那里产生的。我们口语中常见的一些词汇，如“好心”、“善心”、“狠心”、“铁石的心”、“慈悲的心”等，就是根据这种解释演化出来的。所以“心”这个字又可以作“感情”解释，在中外文中都是如此，也可把它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引申，译为《爱的教育》。书的内容是侧重“心”和“善”和“良”的一方面，所以这样译也符合本书的精神。

从这本书的译名看，这是否意味着它在谈抽象的“爱”，搞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呢，也不一定。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这里的“爱”，并不抽象。“爱”的对象非常具体：祖国、人民、父母、师长、同学、劳动和一切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人……这里记录的是一个小学生每天所过的生活和所接触到的人，只不过记录的出发点是基于上面所说的“爱”——也是这本书的主题。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逐渐会发现这个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在反映一个社会面——各阶层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各种事物的反应。这些人物在书中不是太多，但却栩栩如生。从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彼此的关系中，读者会体会到有某种感情的东西在把他们联系到一

起，组成一幅“人生”的画面。

创造我们这个世界和文化的也就是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但他们却代表了人类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里没有写阶级斗争。这大概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真正的阶级敌人总是极少数。这极少数的人如果制造什么矛盾，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家的法律就可以解决，不需要一个刚走进社会、在品德和知识方面正在受到培养的小学生去分心。同样，这里也没有宗教宣传，虽然宗教教义在西方传统的儿童教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写的只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它没有给读者以任何虚伪和宣传的印象。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这里面也没有高超或理想化的东西。但是通过它对生活的朴素的描述，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种高尚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人向上，向一个更高的境界追求。所以这本书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作品。上述的现实主义和这种浪漫主义相结合，使得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儿童文学中的名著。

但这也是一本普通的书，它里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它用朴素和平淡的语言塑造出一系列貌似渺小、但实际上却是不平凡的人物：卖炭人、小石匠、铁匠的儿子、少年鼓手、“父亲的老师”、带病上课的教员，等等。这些人物不仅会在读者心中掀起一种强烈的感情，还会在那里长时期活下去，对小读者说来，可能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以后的性格的形成。在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

作者在这本书里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出任何挑战或批评，当然也没有歌颂它。事实上，作者是在接受当时的现状下着力描写生活在当时社会里的一些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感情，而他们的生活和感情又与当时的社会分不开。要更好地了解这本书，还得了解一点它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这也与作者的生平有关。

亚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 出生在今天意大利里古利亚地区的一个小村镇奥奈季亚。这是当时萨伏伊王国的领地, 所以他算是这个王国的子民, 还不能称作意大利公民, 因为那时意大利被分成好几块, 还不能说是一个国家。它是被不同的王国所统治着的: 西北部属萨伏伊王国, 东北部属奥地利帝国, 中部分属杜斯干和罗马教皇王国, 南部属那布勒斯王国。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统一意大利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当时意大利人民所面临着的一个主要任务。许多年轻人都参加公开的和地下的爱国组织和活动。伏尼契所写的《牛虻》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要真正完成统一的大业, 最后还得通过武装斗争。亚米契斯从年轻时起就参加了这种斗争。他成为意大利军队中的一名士兵, 后来升为军官, 在1866年还参加了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有名的库斯托札 (Custoza) 战役, 但是未能取胜——这也说明当时的斗争是多么艰苦。

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从描写爱国战争生活开始的。他最初的许多散文作品就是在一个军队报纸《战争的意大利》(Italia militare) 上发表的。这些作品后来收集成为一本书, 名《战斗的生活》(La vita militare)。这也是一本充满了感情的书: 长途跋涉、饥饿、疾病、牺牲、精神错乱、爱情、死亡……这许多不同的场面, 交织在一起, 那时不知从多少读者心中挤出过流不尽的眼泪。1872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Novelle), 从此他决定离开部队, 专门从事写作。这时意大利已经获得了统一, 他作为一个爱国者所应完成的战斗任务也已经结束。这时他才正式成为一个作家。要了解他的作品, 就不能忽略他的国家和他个人的这段历史背景。

为了扩大他的视野, 作为他从事创作的修养的一部分, 他广泛地旅行了许多国家, 因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游记所占的比重就不小, 如: 《西班牙》(Spagna, 1872)、《荷兰》(Olanda,

1874)、《伦敦杂忆》(Ricordi di London, 1874)、《康士坦丁堡》(Costantinople, 1878)和《巴黎杂忆》(Ricordi di Parigi, 1879)。这些作品都是游记,但在新兴的意大利文学中,却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

它们的内容自然都是作者一些个人的旅行印象,有许多细节不一定准确,但因为作者在描写别国的人民和他们的风习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真实热情和同情心,它们不仅在国内为广大的读者所喜爱,在国外也受到普遍的欢迎,有许多外国的译本。此外,他那朴素的而又高度抒情的笔触,也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弦。

《爱的教育》这本书发表在1886年,是他成熟期的作品。他的真实热情和同情心以及他那朴素而又抒情的笔触,在这部书里也得到高度的表现,使它成为一部思想性很强的艺术品。它的文字优美,是标准的意大利文,堪称意大利语的规范——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是九岁到十三岁的、刚开始学习语言的小学生。在内容上,作者也希望这本书能真正深入小学生的“心”,它通过一些动人的情节,把他所希望感染小读者的东西传送进他们的心灵:对老师的尊重,对周围人的爱,对穷苦人的同情……它还通过个别孩子的行为批判社会上的各种偏见和歧视,暗示出这些东西是影响国家团结和前进的障碍。在这本书里,培育下一代的老师,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保卫国家的战士,差不多都被刻绘成为英雄。至于孩子本身,作者认为他们都具有可爱和善良的一面,这种善良的本质只要得到精心和及时的培育,作者相信孩子将来长大成人,不仅会是国家的栋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世界公民——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主旨,也是作者对于青少年所持有的教育主张,只不过这种主张他是通过人物的形象来表达,丝毫也没有说教。这种主张扩而大之,也可以适用于成年人,甚至整个社会。

亚米契斯就是想通过他的创作，尽量发扬个人和社会的这个“善良”的方面。这是不是说，他在宣扬人道主义呢？他不这样认为。1890年，他公开宣布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晚年出版的两个短篇集《学校和家庭之间》（*Fra scolae casa*, 1892）和《众人的车厢》（*La carrozza di tutti*, 1899），就明显地表示出他的“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两本书里，他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出来讲话的。他呼吁社会对这些人拿出自己应有的同情。他认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团结一致，建设独立富强的祖国。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忽略语言的作用。由于意大利长期被分裂，意大利语言的发展也受到了干扰，他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提倡一种有文化的“温雅的”意大利语（*L' Idioma gentile*）。他相信这也可唤起读者对祖国语言的爱，从而也对祖国的爱，而达到整个民族团结的目的。因此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主张“向前看”，对他的祖国是如此，对人类世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他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的作品回答了他的时代的需要。《爱的教育》这本书集中地代表了他的立场、观点和创作方法。

有的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过度“温柔”——我们也许会觉得缺少“战斗性”。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经过了多年分裂和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贫困和落后，在人民之间提倡“爱”、“同情”、“谅解”、“互助”和忠于自己的职守——像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扎扎实实地为培育下一代而工作的、不辞劳苦的小学老师，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祖国，是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会推动历史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本书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可能也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叶君健

1980年3月15日

挖池塘的比喻

——介绍《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的新译本就要出版了，编辑同志要我写几句话介绍这部小说。他说《爱的教育》的旧译本是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由开明书店出版，我是夏先生的女婿，又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由我来介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经编辑同志这么一说，我真觉得非写几句不可了——因为五十多年前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读这部小说，把书中的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三十多年前我当了中学教师，又把这部小说看作教育孩子的指南：《爱的教育》跟我的关系的确够深的了。现在新的译本要问世了，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它的新读者，也愿意说一说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

《爱的教育》是1923年介绍到我国来的，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东方杂志》是成年人读的一种综合性月刊；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这才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的一种。夏丏尊先生在《译者序言》里说：他是1920年得到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边读一边流眼泪。他说他把自己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跟小说里写的相比，惭愧得流下了眼泪；又说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是他觉得世间要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才好，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当时许下愿心，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父母们和教师们读，让父母和教师都跟他一样，流一些惭愧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他认为这比给孩子们读更为重要。夏先生把译文先交给《东方杂志》发表，可能就是这个意思。